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一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一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
小說
水流音第一集

定價大洋三角

著者 張二香

校訂者 陳重光

印刷者 平報社

總發行處 平報社
北京宣武門外西河沿路

電南五二四三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坊

肥兒蓮子長壽粉

一元小桶五角
多購按打計算

總經售處

北京馬路
大街路北

華北大藥房

電話南局三千
九百九十八號

凡嬰兒初生乃人乳固天然之食品長見世故嬰孩
失乳多有難質食品哺養則難消化不易受病若
得嬰孩強壯可用肥兒蓮子粉此粉不寒不燥嬰孩
食之日久自能肥胖不但嬰兒適宜而且年老者服之
大有延年益壽之功可為無上之妙品也定價大桶



女界留神



廣東張伯齡發明純血丸純用去毒提液精製吞
服簡便效驗神速除官虛化驗外為醫士所信用主治
婦女月經不調百病叢生白帶氣鬱內傷經水不調
氣癰血塊宮寒不孕諸般隱疾勿論胎前產後老幼新舊
難病及婦女精神虧損氣血兩虧久治不愈者服本藥一
血癰病經 醫士斷定氣血兩虧久治不愈者服本藥一
金見功總發行 三盒保好不靈包退另有詳細仿單
每盒一元總發行 北京香廠糖濟世大藥房三二六四

潤膚艷容素

用立能烏黑光亮且無傷皮膚流
弊每瓶一元五角六瓶七元五角

總發行所

北京榮

英法大藥房

電話南局三千
九百九十八號

此藥能令皮色潔白肌膚嬌嫩凡面手黃黑皮粗紋
皺煙容晦氣用之立見奇效每瓶一元六瓶五元倘
若應用了艷容素反膚潔白鮮豔了然而沒有黑髮
的頭髮向欠美觀這裏
還有本公司新發明的黑髮水
黃白一經試

社 會 小 說

小說會

水流音

第一集

目錄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敲竹槓收生婆造孽
卜新居拉絳手生財
謀陸官如夫人自盡
認倒霍王雪珊破產
吳璞仁放懷述牢騷
小馬夫遇機逃活命
崔小奴何幸膺秘書
吳協理冤哉稱大龜
沈一官遇艷揩油
馮二爸惜甥拚命
文姨太公園中邪魔
吳老板旅館評伶貴
激將計妾捉妻姦
聞噩耗主殉奴生
發土財嫌妻置嬌妾
設活局貪利嫁蠡牛

水流音

第一集

目錄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一集

張二香編著
陳重光校訂

時女裝飾奇特 頭上頂座鷄窩 衣短褲肥履得得 揚揚若有美色
更有拔去煩惱 活似一位頭陀 酥胸鷄頭乍新刺 雌雄令人莫測
開口杜威羅素 歐西諸先進國 語如流水口懸河 不做男人玩貨
一遇富資執袴 旅館秘密集合 嘔嘔癡怒散野潑 偏說犧牲相色
嗟夫生斯末世 孰講禮義道德 道德不換華絲葛 禮義何如模特
每逢一部小說開筆 必有一段引詞 著者未能免俗 所以才有上文狂吠之作 看官
近年的京華 簡直是人心大變了 淫風惡俗 幾駕津滬而上 大有青出於藍 而
勝於藍之勢 無論貧富男女 全都鉤心鬥角的 講究衣飾外表遊玩賭博 却把禮義
廉恥 置於不顧 那般僅足糊口的苦同胞 恨不得每日在口糧上打些算盤 讓肚皮
避些委屈 也必要買副克力克斯 架在鼻樑上 在那公園市場裏 出出假近視的風
頭 本來現今是共和國制了 男女各有天賦的自由 男子不能束縛女人 女子也不
甘作男人的玩具 然而既講大同 便當互助 我只見太太小姐們 或是學校去聽功
課 或是公園去兜圈子 打牌的打牌 捧角的捧角 除却嫖之一道 凡是男人所樂
的方法她們都要一嘗試之 至於齊家治國的方針、從來一見表現 容到經濟窘迫了

社

會

小

說

仍要擠眉弄眼 張着一雙小手 要那沒志氣的男人破鈔 明明說是不做男人玩具 這時却要的人格犧牲一會咧 記得俗諺有云 人平不語 水平不流 似這等失平 其平的事情 怎麼就會沒有人響呢 著者生成為一個古玩性腦海 一付頑固式眼光 聞見這類問題 就彷彿鯁骨入喉一般 必要哇而出之 方才心舒意適 所以握管長揮 欲作引頸一鳴 此拙作水流音開筆之由來也 此書供世之後 受人歡迎與否 我是不聞不問 就是換火柴 覆醬紙 究竟是爬出我的腸子來 省得累我自己害病 至於筆法結構 那更勿庸先吹法螺 反正聞者是戒者無罪八個字 是做小說的本分應為的 著者自信 尙能當之無愧

第一回 敲竹槓收生婆造孽 卜新居拉繒手生財

醒木一響 便算開書 話說氏八直皖一役 安福勢敗 一般皖系人物 大半連帶下野 只可歎軍有一幫 連段督辦的金面都沒有會過 安福部的門坎都沒有登過的人 却沾了素日好吹牛反的嫌疑 也把飯碗碰掉 豈不冤冤枉哉 至於那時皖系範圍之下 中初級軍官 簡委仕文城官 因為冰川一倒 賦閑的更難計其數 就中單表一人 姓文名鶴字不羣 原籍江蘇無錫 本在邊防軍四師八旅充當旅長 為人性情倔直素有強項之稱 生來一部魁岸身軀 頗有武將的威概 不但軍事知識 非常宏富 而且文學也很奧博 原來當年邊防各師 對於資格非常重視 除却師長司令

有幾個酒囊飯袋之外 那些派長以下的官佐們盡是軍事學校畢業 受過相當教育的 所以軍紀風紀 爲國軍之冠 又加之餉足器精 越發的馬肥人壯 只可惜那些的 排長們 空有滿腹韜略 却沒有實地的經驗 臨到戰場一切措施 還要查照軍事學 正如紙上談兵一般 況且勢大氣驕 所以被吳子玉那幫血刃如戲久經戰陣的丘老 八 給打得落花流水迷頭轉向 直到日暮途窮 只好烏飛獸散 那文不羣自從本部 解散以後 便跑回北京 把自己的幾個親隨 也都給了川資 打發他們各謀營生 只留下一個多年隨侍的家鄉老僕 還有一個同鄉不同宗叫文立基的 此人忖恃全失 無家可歸 不羣也把他留在家下 因爲自己正要屏絕外務 閉門杜客 恰好有立 基在此 代爲照料一切 不羣的正室 早已物故 如君李氏彼時將出產期 在他要 生養的時候 正是不羣在前綫督師之際 憂念之情 當然不免 又加之是個頭胎 生養的手續 一概不曾經驗過 也好似初臨戰場的軍官們一般 等到嬰孩落生那日 又掃聽著皖軍前方不利的消息 立時急成下紅之症 勢若飄杵 命幾不保 天幸不 多日 不羣安然歸家 李氏方才放下心來靜心養濟 日漸就痊 只是家中僕婢諸人 只顧看護產婦 却把嬰孩置之不顧 可憐那將才呱呱墜地的小赤子 從出了娘胎 等了足有四十八個小時 連一口乳汁也未嘗吃著 他雖然口不能言 却是心明如 鏡 情知投非其地 生非其時 便惡惡瞪了大家幾眼 很很號了幾聲 又復脫離鼻

說 小 會 罷

皮囊 返回原真去了 衆人見他已死 便瞞著李氏 擲將出去 有時李氏心裏清醒 問道孩子 大家便騙說歇在旁的房裡 李氏要他們抱過來 母子會一會面 衆人就百般支吾過去 其實早已荒郊作狗食矣 在衆人的心理 並不是造意將他害死 因爲他將一落生 就把生身父母 妨得生死莫卜 必定是一個硬命的討債精降世臨凡 所以大家全都忌惡之極 好像摸他一把 就要害病一般 加之那收生的老娘婆 在接生的時候 說道 你們若保得大人性命 却不能保全小孩性命 若要保住小命 產婦恐怕要有危險 他向大家要準主意 究竟要保壯子那個 其實那老娘婆的話 是要敲個竹槓 他想大家既要顧全大人 又要保住孩子 一定是肥肥的送他一包厚禮 央他設法維持兩條生命 誰知在這惶亂之際 大家那裏猜得出他賣的是這一葫蘆妙葯 還以爲當真是落一不能活二呢 於是切切的拜託他務要棄子保母 以便留蚌生珠 那老娘婆一見其計不售 反倒搞成騎虎難下 只好很很心腸 乘著招扶產婦之際 他便暗在嬰孩臍帶上 著實掐了幾下 爲是讓那嬰孩不得不死 好應驗了他的話柄 顯出他的神乎其技 可憐那小小嬰孩 始而受餓 繼而挨痛 欲求不死 其難矣哉 這是前談 表過不題 且說不羣由前綫回來 李氏也漸能走動 僕婢情知那話兒掩飾不住了 只好乘機實言奉上 李氏痛惜 自不待言 到是不羣極抱達觀 自己以爲雖淪商賈之年 尚與伯道之歎 焉知秋不會晚穫 所以毫不

介意 反去安慰李氏 讓他好好將養身體 轉瞬月餘 李氏已然安健如常 不羣向他商量 打算找房搬家——縮小局面 因爲大樹一倒 獅猴四散 恐怕督辦一時尙難再起 自己是受過督辦栽培的人 何忍像那些小人 又去到別系裡去混飯好所以手中積蓄下幾個錢 總要儉省着熱補 況且此地警察暗中監視甚嚴 無形中受了大拘束 不如遷移到一個僻靜地址 於精神上經濟上都有利益 李氏也頗以不羣之言爲是 不羣便命立基在外面找一所小房 並把自己的意思 對他說知 依着立基是勸不羣返原籍 既然無事 何苦久竊異土 不羣却因爲家鄉裡一幫窮本家 全是只認袁頭不認人頭的 自己這次棄甲曳兵而歸 他們必定以爲是囊肥囊滿 免不掉這個告幫 那個求貸 自己就是傾囊以奉 也足不了他們的慾望 放着在外面舒舒服坦坦的 何苦回家去找煩惱 再者住到鄉間 耳目如塞 對於時事 寂焉無聞 如其京中有甚麼活動消息 一時也不容易曉得 莫若在此客居 反比原籍經濟便利 立基點頭稱是 便連日在外面探詢掃聽 沒有不多日 便驚動一幫綽手找上門來 全都是報告房子的間數方向若要問他們詳細的地址 他們却不肯痛快淋漓的說出 好像一經輕易宣佈 就要被人鑽了去一般 立基草草問了大家一遍 把幾處覺着尙屬合宜的記下 餘者全都打發走去 然後告知不羣 請示訂期前往相看 不羣定准明日上午 立基當時回覆衆人 次日清早 老陳開門打掃階道 只見他們業已拱候多時

了 立基走出將他們引進客室 等候不羣夫婦起床盥漱完畢 用過茶點 天氣已有已初 方才喊了幾輛車子一同去看 共約看了十幾多處 只是眼見不如耳聞 任憑縹緲手說得天花亂墜 等到一看 全都前言不符 只有西單絲綫胡同一所 地勢格局尙還合宜 不羣夫婦全都樂意 那所房子是前後兩層 前層是五間南房 可以作客廳 門房 進了二門 是東西北各五間 可以作爲主房 北房後邊 還有丈餘隙地 種着些花木 東西各有一間灰棚 可以作爲廁所 由後院直到大門另有一股夾道 可以不從主房經過 又加之電燈電話 全都現成 不羣便命立基去問這房子的賣價 那些縹手們知道這筆生意有幾分成功了 立刻就喜歡的屁滾尿流 也不待立基傳話 就恭恭敬敬跑到不羣面前說道 既是大人同太太喜愛這所房子 小人們准可代爲辦到 至於價目一節 好在這房主就在隔壁住家 我們過去通知他一聲 大人可以同他覲面商量 多多少少自然好說 小人們也不圖成三破二的扣頭 只等大人將房子置妥之後 隨便賞些就是了 難道還能苦的了我們窮人麼 不羣是個武人 好戴高帽子的脾氣 當然不免 當時聽了這些話 覺得高興之極 便拈着仁丹鬚鬚 向他笑着說道 照着你們這樣一說 這事情就容易辦了 現在差不多已過晌午 我們要同去用飯 就讓文先生同着你們去見房主 商量一切 明天再到我宅裡去聽 同信 又向立基說道 你可以同着他們去同房主候商一切手續 至於價值的定規我

社 會 小 說

們晚間再談 見過之後 你們可以下個小館 隨便吃些東西 說着掏出皮夾 取出一張十元鈔票來 交給立基手內 又說道 如有敷餘 分給他們坐車就是了 說畢 就同著李氏出門乘車而去 那些繚手見不羣臨行面委立基爲全權代表 立刻就一擁包圍 這個文先生長 那個就文先生短 反把立基恭維的骨酥肉麻 不知所措 內中有一個取出一盒飛艇烟來 抽出一支 雙手奉給立基 又划根火柴替他燃着 然後自己也吸着一根 才向大家說道 你們陪着這位文老爺在這裡說話 我先到隔壁山主家裏 通知一聲好請文老爺過去 先辦正事要緊 那些繚手齊聲稱是 都道還是王老二遇事不迷 待會辦完正事 我們一同到飯舖去 有甚麼閒話不能談呢 立基聽著 暗暗發笑 只覺那叫王老二的 去了是有半個鐘頭 方才回來 向著立基說道 偏巧那房主出門了 要到兩點鐘才能回來 這裏又沒有座位 我恐怕文老爺等的著急 所以我同他定準下午至三點 在單牌樓集賢堂見面 文老爺你如何 立基尚未答言 那些繚手又是齊聲說道 還是王老二遇事不迷 真辦得起辦事能力 那集賢堂地方又寬亮 吃食又乾淨 正是一個商量事情所在 我們到那裡一面吃喝 一面等著 豈不比在這裡立著 勝強百倍呢 立基見大家全體主張 先趙旺明後辦事 情知他們是怕自己把這十元中飽 當時使掏出那張鈔票來 向大家說道 你們幾位可以帶著這錢 去到甚麼堂那裡去等房東 我却先失陪 就求你們幾位平

苦 同他訂准價目多少 共有契紙幾套 我在宅裏等候回信就是了 王老二一面接過鈔票 一面笑著說道 我們六個人 焉能用的了十元錢 請文老爺帶幾元去用罷 立基一面向外走著 一面搖頭說道 不必 不必 你們將才不曾聽見文大人吩咐麼 餘下的你們做爲車資就是了 只是你們訂妥之後 就要回去報告我的 不悞晚間的事情才好 衆人齊聲說道 文老爺儘管放心 我們食人之祿 焉能不忠人之事 你老萬安，且請回府治公 我們至遲四點鐘准可以到宅裏回信的 立基点首答應登車而去 那些繮手把立基送走之後 王老二由懷中掏出鎖頭 把門鎖好 又把那張鈔票拿到對過一家錢鋪 兌成七塊現洋 二十角輔幣 一元錢銅板回來 然後按著七一下加三 七三四十二的法子 按七股勻分 每股應得一元四角二分八釐五 王老二獨得二股 其餘五人 各得一股 他自己帶起兩塊現洋九角輔幣 餘數交與大家勻分 大夥因爲這筆運之所得 首功要推王老二 所以他自取雙份 也都無持異議 大家在街上俵分已畢 各把洋錢珍重放入腰包 便一齊來見房主 且住上文王老二文立基講說 房主業已出門 須到兩點鐘才能回來 故爾定准在集賢堂會面 如今怎麼又說去見房主豈不是說書的自己做出漏洞來了麼 非也 非也 這件事情著者記得清清楚楚 焉會出了漏洞 只是若不寫了出來 看官永久不會明白的 著者寫到這裏 有心要攔筆捲卷 先要看官做個東道 給著者口上叨點實惠

然後再詳詳細細的說出 又恐怕看官說我竹橫過惡 目我爲收生婆拉鍊手一流人物 莫若喘息一口氣 仍然爽快說出 正是「欲知個人內心語 還須個人口中言」究竟那些辭手是何用意下文述說分明

第二回 謀陞官如夫人自盡 認倒靈王雪珊破產

提起絲綫胡同這房子的主人 姓王名叫雪珊 乃是世居北京先世在外爲官 很積蓄下些個錢財 也置不少房產 到了雪珊本身 因爲自己膽小無能 便不謀求事作 只依著月進房租生活 雖非發家之輩 到是一個守財能手 文不羣所看的房子 就在他自己的住房隔壁 五年以前曾租給一個廣西人叫吳可爲的居住 那吳可爲是在參謀部作事 租房的時候

是將由上海接眷來京 就是夫婦二人 帶著四五個男女僕人搬進這房裡 不上一年的功夫 活該是可爲官運發旺 接連著陞官兼差 事項既優 手頭便足 可爲忽然想到自己的夫人 不能生養 深以乏嗣爲慮 前思後想 除却納寵一法 萬難逃脫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罪過 一時決心大著胆子 從堂子裡面接了一個叫搖錢樹的出來 入門之日 先行謁嫡之禮 幸喜可爲的夫人尙識大體 雖然一槽二驢 不免長鳴 不過表面上尙未十分顯露 如何的吃酸冒醋 那搖錢樹也知道後來不如先到 所以諸事儘讓嫡室 彼此倒還相安無事 轉瞬又有二年 吳太太不會生養 自不

社 會 小 說

特言 誰知這搖錢樹也連聲響屁都沒有放出來 可爲納寵原爲求子 等了若干時
如夫人連肚反賊都不會賊一回 真是懊悔的不可名狀 於是又想起樹多菓滿的理由
來 打算要廣置姬妾 遂在外面又物色起來 可爲的夫人看破他的意思 便再再的
勸道 子嗣一道半由天定 半由人爲 倘若命中無子 就是三宮六院 也是無濟於
用 況且納寵求子 非比置妾取樂。你討個堂子裡邊的爛貨到家來 求子豈不全緣
木而求魚 是一樣的笑話麼 可爲一聽甚覺有理 便抱怨夫人當初爲何不進此諫
夫人笑道 當初你討小的時節 事先你又不曾通過我 我如何能有先見之明呢 況
且那時要出頭攔阻 你又該說我容不下他咧 說的可爲也笑了 便央求夫人給選擇
一個良家女子 以免將來後事無依 不知說了多少好話 夫人被他軟磨的無法 方
才允許代替徐徐物色 可爲方才歡天喜地而去 從此可爲感念的夫人的實德 自己
太已歉情 遂日加親近 對於搖錢樹也就寵愛日減了 恰巧此時廣西來了一封電報
是可爲的一個老學友 現在做了鎮守使 約可爲前去參贊戎機 附帶著託他代爲
在北京物色一美 隨著一仝南下 可爲得着這封電報 真是喜從天外來 也顧不的
積極求後了 便商量携眷返籍 及爲友訪美的一切手續 夫人聽見這個信息 眉頭
一皺 計上心來 真是喜上加喜 既喜的是丈夫榮歸高就 又喜的是自己的眼釘肉
刺 借此可以拔去 一釋數載積怨 便笑着向可爲說道 默子 你吃了極糊 還迷

社 會 小 說

着心竅呢 你仔細想一想 你用上三五千元 給他買上一個美人 帶到那裏 他委你一個參謀長 你還能望他要身價麼 況且他要肯出腰包置小老婆 廣西省有的是好女人 何苦打電報到北京請你代勞呢 你做一個窮參謀長 請問要幾時才能撈回原本呢 說罷 嘻嘻冷笑不止 可爲近來對於夫人 十分信任 一聽這話 立時打斷興頭 連忙問道 依你這樣講法 我們還是不去爲是 那我就發電辭謝他就是了 夫人又搖頭說道 那也不是正當辦法 你發電可以辭謝他委你的事情 你若辭他託你的事情 豈不擦了他的面子 傷了日後的感情麼 況且做個參謀長 比在北京局面大些 交際也寬些 將來或能有些發展 未爲可知 總要想一個兩無傷損的法子才好 可爲急的滿頭流汗 仍是一籌莫展 末後還是央求夫人指示 夫人笑道 我的法子雖有 就是怕你捨不得去作 可爲說道 現下除掉你讓我死 件件都能依你 夫人見他求教出於虔心 便慢調斯理的說道 法子雖由我出 事情還要你作 只須惠而不費四個字 請你仔細思索就是了 可爲也是一時心裏清醒 耳底明白 當下了悟妙諦 便向夫人連打數躬 稱謝高明 承教 承教 並不再說旁話 就立時連跑代辦的到了電機局 往廣西回電 說是人已置妥 容京務摒擋清楚 立即返桂 先此謝委報告云云 次日又到各處上呈請假回籍 不幾日呈子都批了下來 准假一月准假三星期的等不一 可爲見諸事辦理就緒 只待束裝登程 便又將用

人叫了上來 一一辭退 推說回籍省親 容到返京 再行招呼你們 剩下三個南邊候人 有兩個薦給京裏同鄉 那一個打發回了原籍 等到諸人去後 這所房子只剩夫婦三人 定准次日起行 便又去通知房主王雪珊 明早派人前來收房 可爲心滿意足 只盼回到廣西去 做參謀長呢 便請夫人發表那話 夫人情知可爲是個廢物無用的 於是親自去到搖錢樹房裏 向他笑笑嘻嘻的說道 現下老爺要到原籍做事去了 對於你這一方面 很是爲難 因爲家鄉裏老太爺家教極嚴 納妾一事 萬不能准 有心把你放在北京 又因爲這幾年的情愛 不忍讓你吃苦 恰巧王鎮守使來電 託老爺在北京給他置位姨太太 我已然同老爺商量妥當 把你送給王鎮守使了 那王鎮守使現在官大財厚 人也非常漂亮 況且你年紀尚輕 面貌又美 到了那裏 兩個人情投意合 自會享福 萬不會吃苦的 老爺到鎮守使署作事 將來還要受你的栽培呢 那搖錢樹聽罷 立時嚇出一身冷汗 連一句話都答不出 只好呆座含淚不語 夫人把話說明 轉身走出 搖錢樹心想等到晚間 見着老爺 再央告他收回成命 那知道不要說見着他的金面 索性連自己的房門口 都不過來了 整日際在夫人房中悶着 並不出頭露面 搖錢樹耐到中夜 不見可爲過來 情知此事已無挽救無方 又一細想往事 不由得兩行眼淚 猶水之就下 沛然不能禦之 只恨自己生身父母 不曾作下好事 積得女兒落在烟花受苦 好容易巴得從了良 不料